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十二至十六號

(1927年6月—1927年8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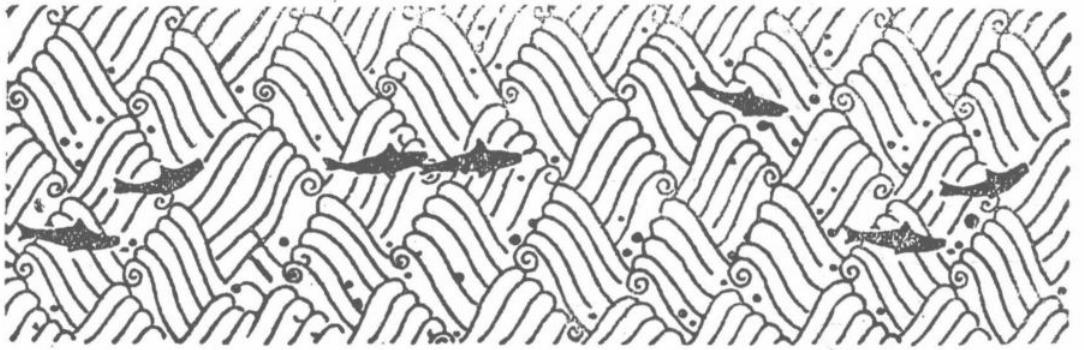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十二至十六號

(1927年6月—1927年8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十二號

民國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 邊文進花鳥圖(三色版).....一幅
- 日內瓦國際經濟會議.....一幅
- 日內瓦國際保工會議第十屆大會.....一幅
- 上海市民慶祝北伐勝利.....六幅

日本出兵山東.....張梓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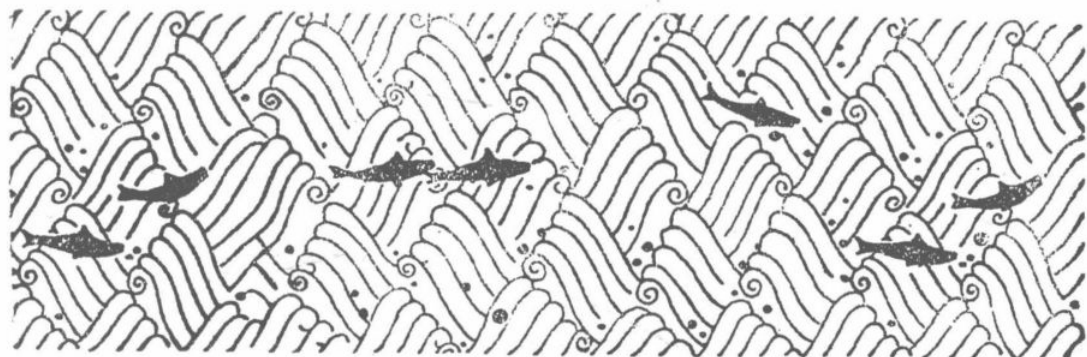
民族自決之問題.....范錡(九)

日本金融大恐慌之原因經過及其救濟(東京通信)

.....童蒙正(一七)

關稅與釐稅之關係.....趙文銳(一五)

Segethos-Town.....(三三)



現 代 史 料

英俄絕交之經過	育 幹(四)
國際經濟會議的經過	幼 雄(四)
巴爾幹的新風雲	育 幹(四)
三國海軍會議開幕	孤 航(四)
世界海運之現狀	育 幹(五)
列強駐華兵力配置詳表	育 幹(五)

農業界的新發明(巴黎通信)

彭師勤(五)

南宋詞之音譜拍眼考

二 北(五)

「倆」仨「四呢」八阿」

趙元任(五)

她所需要的丈夫(小說)

息 影(九)

■幻想之由來

(九)

農夫(小說)(完)

俄國契訶夫作

張友松譯(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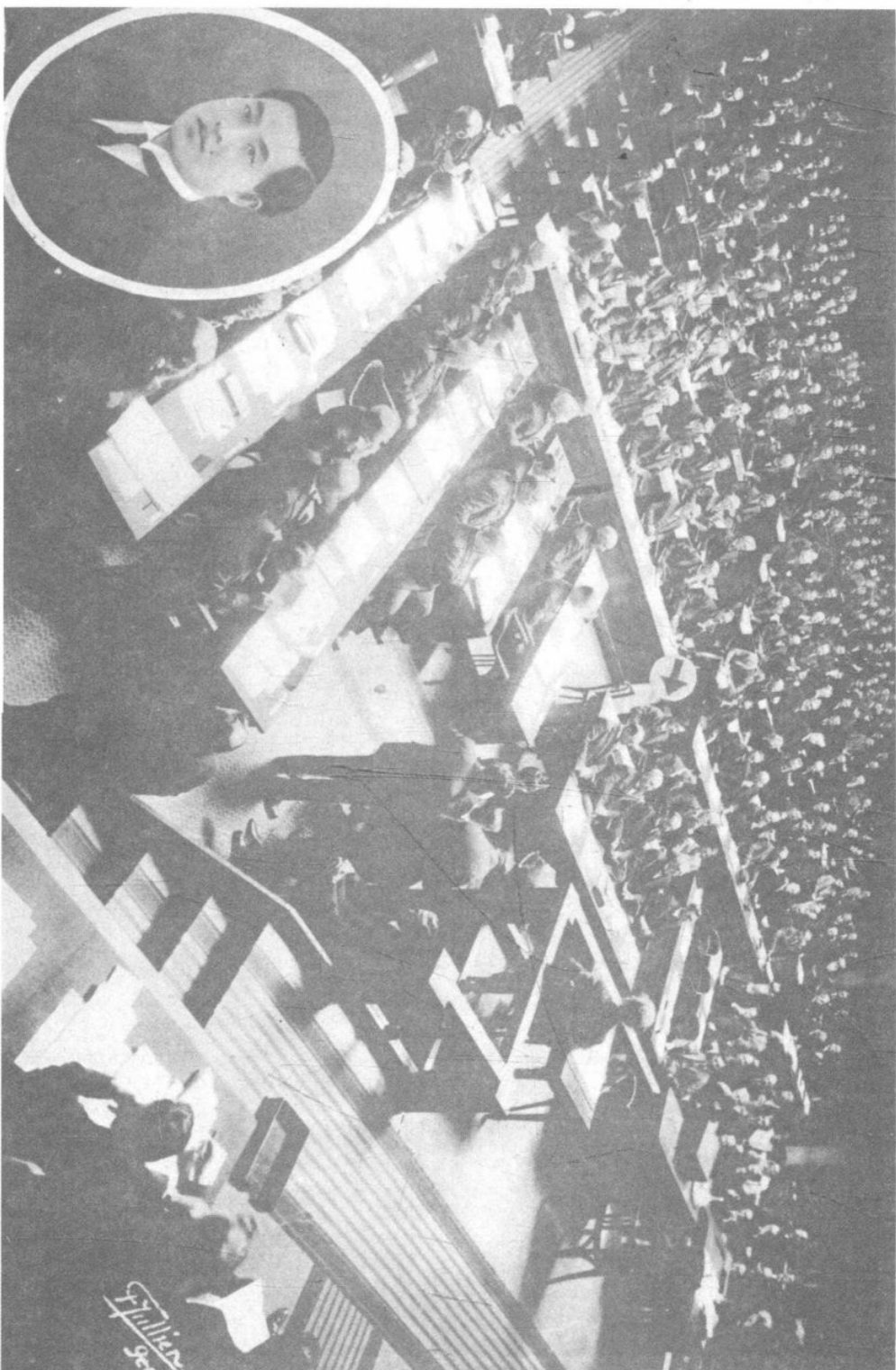
時事日誌

(一)

■ Jassalle 紀念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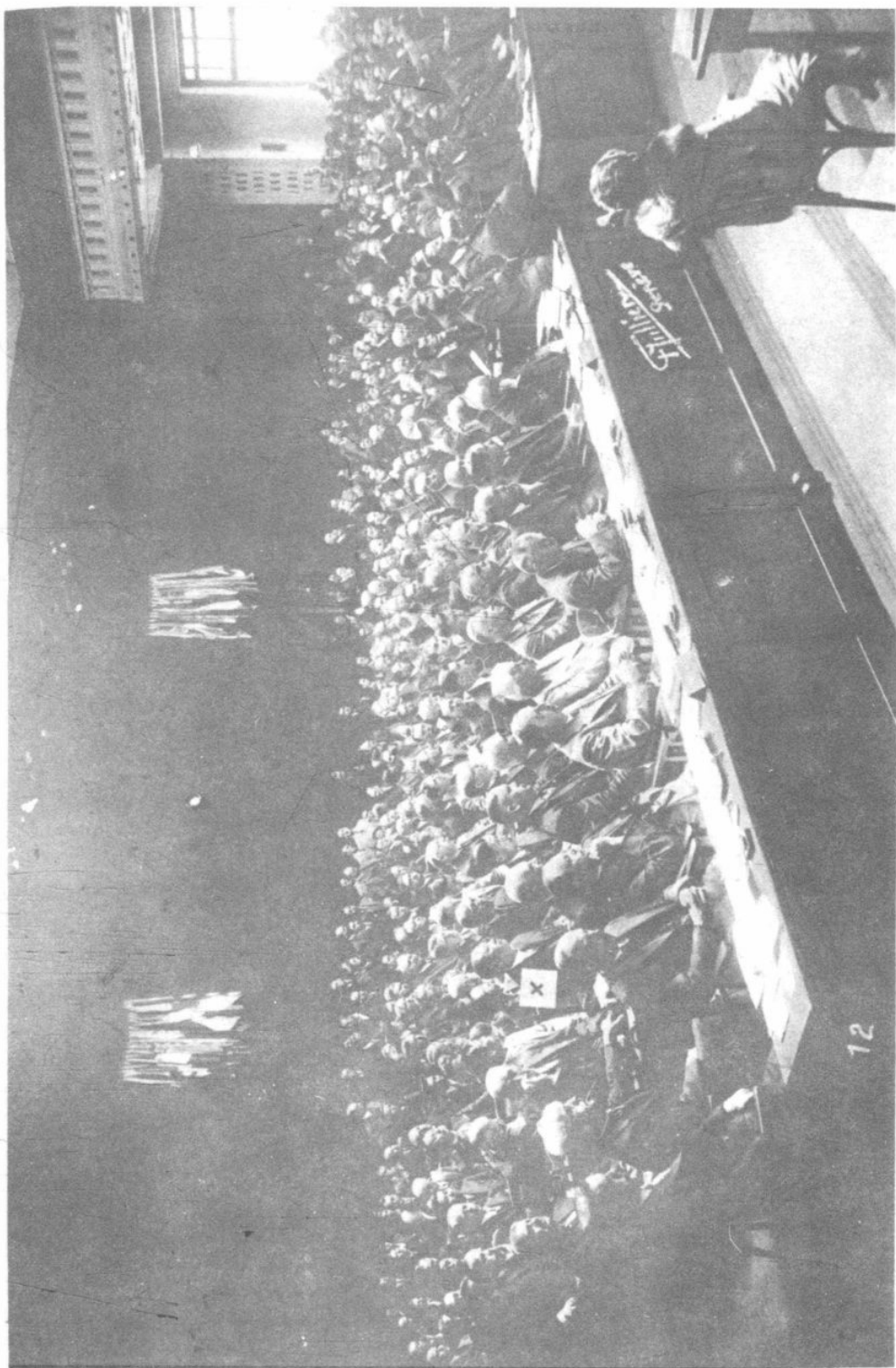
議 會 經 濟 國 內 日



(戈公振君寄贈)

國 際 經 濟 會 議 於 本 年 五 月 四 日 在 內 瓦 斯 開 會 我 國 派 委 員 趙 泉 出 席 對 於 中 國 經 濟 形 勢 有 重 要 之 演 說 中 國 有 箭 頭 處 委 員 趙 泉 即 左 下 角 其 身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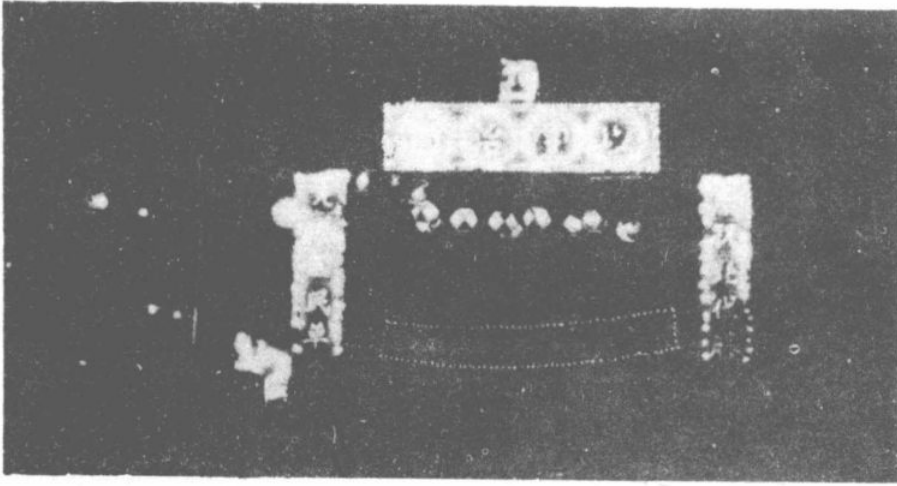
會 大 屆 十 第 議 會 工 保 際 國 瓦 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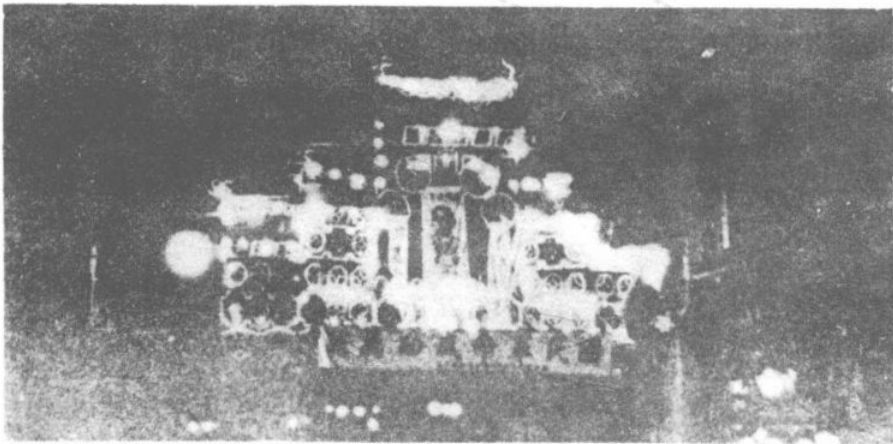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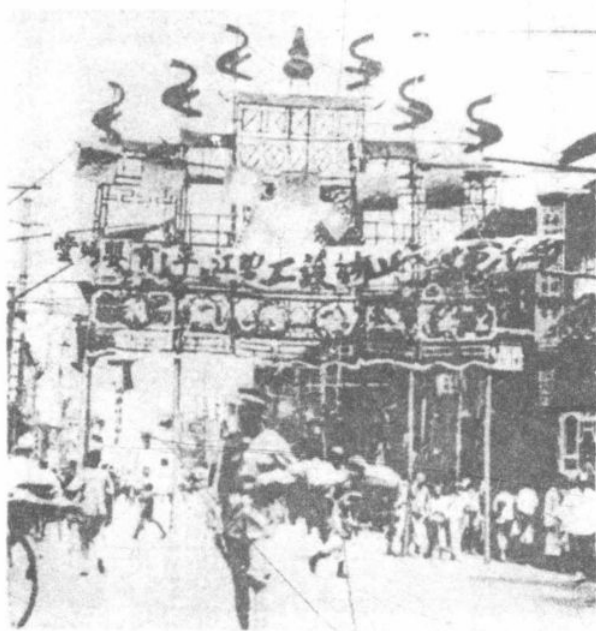
本屆大會於五月二十五日在日內瓦選舉廳開幕。中國有×者為我國首席代表駐英公使朱兆莘。其右為駐瑞士代表蕭辦會。

(戈公振君奇贈)

(一) 利勝伐北祝慶民市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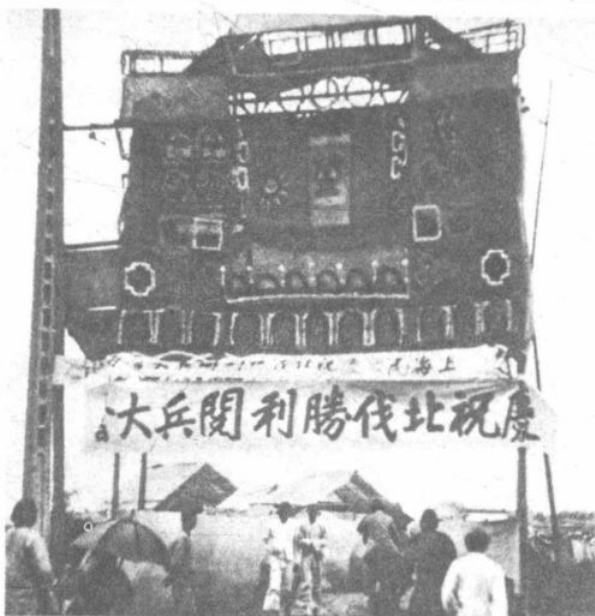


中 上
圖 下
為 為
慶 慶
祝 祝
大 大
會 會
之 之
彩 夜
坊 景



(葉如音君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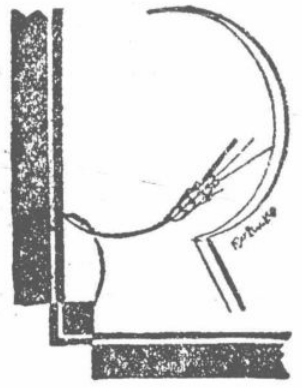
(二) 利勝伐北祝慶民市海上



(上)國民代表慶祝北伐勝利之閱兵典禮(中)爲閱兵大會門前之牌樓(下)爲閱兵大會中之代表中立者國民政府代表陳羣



(葉如音君攝)



日本出兵山東

張梓生

一 特殊的惡先例

我們要維護中國的主權，要保持中國的領土完全政治獨立，要防止列強的妨害中國生存，對於列強在中國境內的軍事行動，便不能不竭力反對。尤其是用非常手段作超越舊例的行動的，我們非竭力去反對他，阻遏他，使他歸於失敗不可。

我們曾依了上面的見解，反對各國在京津海口駐兵，反對各國軍艦任意駛入揚子江，反對日兵駐紮南滿鐵路；尤其劇烈反對，非達到反對的目的不止的，是英國的派兵屯於上海租界。這因為各國京津海口駐兵，固然侵害中國領土主權，有反對的必要，但他還有不平等條約可據；各國軍艦入揚子江與日兵駐南滿鐵路，雖非條約所許，但已因向來的不加阻遏，成爲舊例。若英國的派兵於上海租界，則既然沒有條約的根據，更沒有舊例可援，簡直是一種新創的完全無理的強暴行爲，倘使不能將他阻遏制止，這事件本身的侵害中國領土主權可不待說，以後各

國繼起效尤，前途的危險正是無窮！現在上海租界，英美法日兵隊共達三萬以上。在中國領土主權之下，竟駐有這許多代表別國主權活動的外兵，這還成何現象？我們推原禍始，對於「始作俑」的英國，是萬萬不能稍存寬恕的。

日本這回的派兵至山東，較之英國的派兵至上海租界，情形更加嚴重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爲圖掩蓋這嚴重的形勢，曾在國際間發表出兵聲明書；但實際上，這三百餘字的聲明書，反使嚴重的形勢益加明白。田中的出兵聲明書說：

茲徵於中國最近之動亂，尤其徵於南京漢口其他地方事件之實績，當兵亂之際，因中國官憲不得充分保護，致僑居之帝國臣民之生命財產，蒙重大之危害，甚至見毀損帝國名譽之暴舉。因而現下華北動亂切迫之際，難保無再發生此種事件之虞。今也，前述動亂行將波及濟南地方，就僑居該地帝國臣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危懼之念，有不能措者。帝國臣民居住該地者，達二千名之多數，而該地

爲去海岸甚遠之腹地，到底不能依在長江沿岸各地之海軍力，以保護之。因此，在帝國政府爲豫防不祥事件再發起見，至不得不以陸兵保護僑邦人之生命財產。然爲前述保護派兵之布置，須要相當之時日，而顧戰局正在刻刻變化，故應急措置，決即時自駐滿洲部隊派遣約二千之兵於青島。前述依陸軍力之保護，固不外爲期僑居邦人之安全，自衛上不得已之緊急措置，不惟對於中國及其人民，無何等非友交的意圖，而對於南北軍任何方之軍隊，亦非干涉其作戰，妨害其軍事行動者。帝國政府雖如此因自衛上不得已之措置而派兵，但自始無長久駐屯之意圖；至對於該地方之邦人無受戰亂之憂之虞，當即將派遣軍全部撤退。

我們讀了這聲明書，所要駁詰的地方很多。在這一節裏，且先問日本外務省：青島濟南是什麼地方？日本兵隊有何根據可用保護僑民的名義去駐紮？我想：日本外交當局一定知道濟南並不是日本的租界；一定知道青島自從依華盛頓條約交還以後，已屬完全中國的領土；一定知道無論從條約上，從舊例上，都尋不出日本可以任意派兵到這兩個地方去的根據。現在，鄉田兼安少將所統率的日兵二千多名，已駐紮於青島了，已向濟南進行了。英國所開的惡先例，爲毫無根據任意派兵至中國租界；日本所開的惡先例，則爲毫無根據任意進兵至中國腹地。現在各國在中國腹地的僑民，雖多已退至海口租界或回國，但留存的還是不少，倘使各國都依日本的前例，藉口保護內地僑民，向我中國各地

方進兵，則中國的領土主權將粉碎無存。所以，我們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出兵山東，應該竭力反對，非達到撤回日兵的目的不止！

漢口外交當局陳友仁向日本抗議的公文中，有一段也是以日本出兵山東與英國屯兵上海租界相比的，現在把他錄在下面：

自我方觀之，則日政府之派兵，不特認爲對國民政府之挑戰行爲，而且足認爲對全體華人重大的挑戰。是無異於二十一條政策之復活也。夫英之派兵赴滬，雖同屬不必要而爲挑戰的，然其猶限定此殺人團於國際租界境內，尙得稍屬有辭可措；今日本之派兵赴濟南及青島，曾無國際租界可言，而青濟間之距離，又復較諸津濟間爲遠，然則縱須派兵，自以對有租界之天津而行為當。故日政府此舉，殊爲大惑不解！茲特據此等理由向貴政府提出抗議，并警告貴政府：此舉適足激怒中國國民，致使國民政府終不能制止其出於經濟的抵制之行為也。

二 直接參加中國的內戰

我們攻擊日本這回的出兵有直接參加中國內戰的陰謀，日本政府自然是不肯立即承認的。他們可以說：出兵聲明書中曾經聲明，出兵是爲保護僑民生命財產；且說明不惟對於中國及其人民無何等非友交的意圖，而對於南北軍任何方之軍隊，亦非干涉其作戰，妨害其軍事行動者，怎麼可將出兵與參加內戰混爲一談呢？但是這些外交文書上的

話，我們不能相信他，祇可把他看作一種文飾之辭罷了。若仍依外交文書以相駁，則伍朝樞顧維鈞二人對於日本出兵抗議書的話，足夠攻破日本外交當局保護僑民的飾辭了。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向日本外務省抗議的電文說：

貴國此次出兵山東，聲明理由為保護該地之日本僑民生命財產。查山東日僑生命財產有無危險，僅屬懸揣。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來，迭次宣言，對於外人生命財產，按照國際公法竭力保護。乃本政府軍隊征伐軍閥將到山東境內之時，貴國政府突有派兵山東之舉，於公法上既毫無根據，於本國領土主權復有妨害，本政府不得不提出嚴重抗議，並聲明如因此發生意外事故，貴國政府應負完全責任。年來中日兩國國民感情日臻融洽，倘由此次舉動，頓起種種疑惑，足為好感之障礙，殊屬可惜。應請貴國政府將已派出之軍隊即日撤退，是所切盼。

北京外交總長顧維鈞致日使館的抗議說：

迭據駐日張代辦報告，日本政府決定出兵中國北方，數約二千名；并准山東張總司令電稱：「據青島防守司令及商埠局電呈，准駐青日本總領事面告，日本政府擬派陸軍二千，於本月三十一日開抵青島，察看情形，再赴濟南等情。查山東內部，極稱安靜，關於保護各國僑商，迭飭妥為辦理。近數年來，青濟僑商，實無因我國軍事影響，稍有妨害其生命財產之事；況濟南青島與上海漢口等處有租

界者截然不同。乃日本政府突然派兵來華，不惟侵犯中國主權，且易引起人民誤會。除派員就地交涉外，請向日使提出嚴重抗議，務使完全取消」各等語。正核辦間，續准貴公使來部，面稱「本國政府為保護僑民起見，特派軍隊赴青島，如有必要，並擬進駐濟南，事平立即撤回」等因，當以「此種踰越尋常之行動，實無理由，中國政府礙難緘默」等語，奉告貴公使在案。查青島地方，自照華府會議協定交還以來，係屬完全中國領土，義應切實尊重。且自貴國軍隊撤退以後，地方官維持治安，不遺餘力，外僑生命財產，無不備受保護。近年雖各省時有軍事，而在魯外僑從未受絲毫影響，殊無派兵保護必要。此次貴國政府不先徵求中國政府同意，突然派兵來青，且欲相機赴濟南，不能不認為違背條約，侵犯主權之行動。至深遺憾。現在山東地方民情，已甚憤激，倘因此引起全國人民之誤會，中國政府不能負此責任也。為此提正式抗議，照會貴公使查照，請即迅予轉達貴國政府，中止派兵赴青，其已開到該埠者，應令勿違登岸，從速折回，免引起糾紛，而影響於兩國現有親睦之邦交，切盼見復為荷。

外交文書上的話，是不能澈底的；若澈底說來，則日本僑商在濟南並不見有怎樣大規模的事業，所投資金也極有限。倘使怕有危險，依照各國令內地僑民退回本國或海口租界的辦法，令濟南日僑暫行退出，亦未必遂會有不可挽回的損失。況且濟南日僑的大多數為賣藥行商，熟

於內地情形，即使該地發生事變，也不致遂會遭遇怎樣的危險；況且以前年倭南戰事的前例，可以說危險是不會有的。

上面已經把日本當局保護僑民生命財產的話完全攻破了。然則日本這回的出兵，意欲何為？對於「有參加內戰的陰謀」的攻擊，日本當局更將以何辭自解？

日本進駐濟南的軍隊有參加我國內戰的可能，有兩種說法：

第一，依戰事的進展，將來在濟南附近終須有一場大接觸。那時，在奮命作戰的南北兩軍中間，夾雜着二千餘名的日本兵，三方行動，偶一不慎，便可立以兵火相見。與南軍誤會，則北軍將得着不少的幫助；與北軍誤會，南軍亦將於無形中得到利益。我們看到日本報紙所載該國當局向報界聲明「中國軍隊有以一指輕動日人命財產，不問其為南北軍，當斷斷乎懲膺之。」及「無論南北軍，如有妨礙日本軍隊行動者，日政府當出以斷然處置，發生若何事態，在所不計。」的話，真有點不寒而慄了。

第二，依歷史的前例，十四年郭松齡倒張戰事時，日本藉口滿洲特殊權利，禁止兩軍在南滿鐵路兩側三十基羅米突（約合四十華里）交戰，又阻止郭軍由營口前進。當時日本當局也曾表示中立，但結果一方因此而大得便利，以獲最後的勝利；一方則因遭此打擊而覆亡。日本軍隊參加中國內戰的惡名，至今沒法洗去。現在日本主持出兵的田中首相，白川陸相，都是對於郭松齡事件有相當

嫌疑的，又加以與北方首領交誼素篤的山梨大將，突然奉使赴華北！日本軍隊二次參加中國內戰的事情，因此不禁而憧憬於中國人民的心目了。

我們敢警告日本當局：日本軍隊的參加中國內戰，是中國人民所萬不能允許的！日本當局如果要想免除這事實的發生，除非趕速撤回軍隊，另外是沒有法子可想的。

三 牽入世界戰爭旋渦

日本決定出兵山東，適在英俄宣告絕交以後。現代評論上有英俄絕交與日本出兵一篇文章，說：「英國對俄絕交，它所對待的固然是俄國，其實是中國的事體；日本對華出兵，表面是因為中國事體，其實是要對付俄國。」這話是很有見地的。又在俄國因英俄宣告絕交準備軍事行動的傳說很盛的時候，北京英公使忽然有英國警備華南，日本警備華北的運動。這與日本的出兵山東，也有相當關係的。

英俄兩國間因了中國事體而至於絕交。但實際上，俄國在中國，自從國民黨發生反共產運動以後，好幾年來費盡心機所經營的事業，已有一敗塗地的形勢。英國所受中國人民反英運動的打擊，更其不待說。英俄兩國在中國的競爭，是已經到兩敗俱傷的地步了。英國明知即使將來英俄間再由絕交而進於開戰，戰事發動點，已經從中國方面移轉到其他東方英國屬地上去。但又恐怕中國人對英惡感太深，將乘英國用

全力於印度等地方的時候，起來同英國爲難，所以竭力慫恿日本出兵中國。日本的田中內閣原有控制中國的野心的，禁不起英國的一勾引，便冒昧的實行出兵。日本這回的行動，是上英國的當呢？還是因此可以代英俄兩國而得到控制中國的實益？現在還不能說定。不過英俄日謀我中國的野心，同世界戰爭的終不能免，是顯然的了。

依我們的觀察，今後由英俄衝突而起的世界的戰爭，本有可以撇開中國關係的趨勢；但因有日本出兵山東這件事，後來的糾紛，却又在製造了。這種觀察的根據有二：

一，英俄兩國在中國弄到兩敗俱傷以後，本來是應該各暫拋開中國問題，另外去尋決鬪的事由與場所的。現在日本受英國的引誘而出兵中國，無異出面來幫英國的忙，助英國挽回在華地位，俄國方面豈肯不再出來競爭，而自甘落後！這是日本出兵足以再行引起英俄中國問題的競爭的一種觀察。

二，蘇俄在中國，欲圖利用中國人的愛國運動，以打倒英國在華勢力，樹立自己的地位，進而造成世界革命，這是很明白的事實。現在日本出兵山東事件發生以後，蘇俄外交家一面發爲旁觀不平的議論，一面承認日政府出兵爲正當，從中挑撥的痕跡，已大顯露。萬一日兵在中國的挑戰行動，激成不能遏止的事變，更加以俄人的挑撥，則事變的範圍必將擴大，蘇俄所希冀的世界革命，便有了導火線了。

日本田中內閣的出兵山東，我們不能決定他是否準備將中國事件牽入世界戰爭的旋渦；但世界戰爭於日本有害無利，是很明白的。天津益世報旨徵君對於日本的武力運用，說：「誤謬之運用，足以建設本身之邱墟。」我現在借用這句話來做本節文字的結束。

四 中日人民的自救

中日兩國是所謂唇齒之邦。能互相提攜，則兩得其利；一有抵牾，則處於弱者地位的中國固然要受着禍殃，便是以強者自命的日本，也是自趨絕路。所以這回日本出兵山東，不特中國民衆爲自救而竭力反對，日本人民也多反對田中內閣的行動。所可惜的，是他們不能作積極的運動，以迫田中撤回派往山東的軍隊！

自從五月底日本出兵山東以後，中國人民爲自救而起的反對運動，非常激昂而普遍。反對日本出兵的集會，幾乎各地方都舉行過，他們的通電，每日在報紙上總占着很大的地位。上海於六月十三日有六十萬民衆的分區大集會，決定進行的四個步驟：（一）經濟絕交，（二）工廠罷工，（三）封鎖海關，（四）國際絕交。這四個步驟中的第一個，現在已在進行了。我們一查已往的中國人民對日經濟絕交的成績：（一）一九〇八年二辰丸事件時，日本輸出減少二千五百萬元日金，（二）次年安奉鐵路事件時，減少一千三百萬元日金，（三）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交涉時，減少一千九百萬元日金，（四）一九二三年廢約問題發生時，減少四千

九百萬元日金。(以上根據時事新報)這幾次的對日經濟絕交行動，都是局部的，散漫的，成績已是如此。現在以全中國半數以上的民衆，因國家重大問題，舉行一致的，有組織的運動，將來日本經濟上所受的打擊，必更爲重大了。這經濟絕交一事，是中國人自救運動中惟一的實力，日本當局對此應有相當的認識！

日本人民也多數能明白出兵事件的不僅有害於中國，更將有害於日本。所以日本國內重要報紙，如報知新聞，朝日新聞，時事新報，大阪每日新聞，在中國的日本機關報如盛京時報等，都一齊揭示反對與慎重的論調。日本在野政黨如政友本黨，憲政會，合併的立憲民政黨，勞動農民黨，社會民衆黨等，對田中內閣都取嚴重監視與反對的態度。就中尤以社會民衆黨反對最劇烈，曾發表聲明書說：

我們社會民衆黨特派中央委員宮崎龍介和松岡駒吉兩人到上海及南京，確定以下事項的認識。

現下中國國民革命的運動，是基於中國民衆之大衆的和自主的。要望，擬於三民主義之下，統一全國，這可說是一種有統制的運動。在本年五月以前的革命運動中，因有共產黨在黨內搗亂，於其內部抗爭外，而又撥弄出如南京事件的那樣不幸事。但今國民黨以清黨之成功，已成國民革命的運動，這於三民主義的標榜下，本是一種有統制的運動，而無可疑。我們在華僑民的生命和財產，因受戰亂的影響，這是最爲懸念的。所以我們才和國民政府業已實現

完全的提攜。負有責任的國民政府當局，對於保全我國人之生命財產，應取萬無遺憾的措置。其趣旨已屢次聲明過。我們從所得各種的消息，見其確立戰線的統率，可以相信現下的革命軍此種聲明，確可信賴，不致乖謬。明白些說：就是快些對於北伐軍，不要存什麼憂慮。

反之，我們再從北軍將來戰敗上看來，根據義和團事後協定的列國，以其駐在華北的軍隊，使之出動，可以守備京奉鐵路沿線的青島芝罘海港，所以住在濟南的日僑，由於事態的觀察，儘可不必派兵。但現在依然爲華北駐屯軍的守備區域，或者再從取占青島上說來，固然是爲保護其生命財產，此不待言。加之住在華北的日僑，不但和住在華南都市如南京等處不同處很多，而且警察力也很充實。民團之中，並有各種有力自衛的組織，以此等力量，若云戒嚴，正足以防烏合之衆的北方敗兵的劫掠，此毋庸再說明了。

另一方面，敢行派兵暴舉的政友會總裁，即今內閣首相田中義一氏，向爲軍閥的巨頭，歷來操縱對華軍閥外交者的，確就是他。例如第一次直奉戰爭和第二次奉直戰爭，或說在郭松齡舉兵事件的當時，由於關東軍司令官河合操及白川義則兩人，實給奉天軍以不少實質的無形的援助，尤其當第二次奉直戰爭時，當時天津駐屯軍的司令官，教導奉天軍取白河之線爲陣地，並對退却山海關的張學良軍隊，授以逆襲的機會。

現在政府在條約上，毫無何等權利，而欲派兵到中國一地方，名義上雖假着保護僑民的美名，事實上乃當南北兩軍交戰時，想於作戰行動裏，不憚給以受某種影響，實爲動機。像這樣出兵，必然要買到中國民衆的憤怒，致有排日運動，排貨運動，必使我國勤勞階級的生活上，非受惡影響不止。

再進言之，將來北軍戰敗之時，凡我僑民，一方面怕受着北方敗兵的劫掠，他一方面，又遭戰勝的南軍反感，如是正是這次出兵的得處。

竊思中日兩國之共存共榮，其唯一的使命，是繫在兩國民衆切實的提攜。本黨因關東亞民衆的解放及勤勞階級的自由而繼續畫策，實在不外此。但是這次出兵，正是抹殺這種根本主義，因而即從我國民裏作反動的行爲，這是必然的結論。原來革命運動，倘即歸於爭奪政權的鬭爭，則我們雖說是他們捨却造成新興中國的，可立而待。然而現在國民革命的運動，確是限於民衆自主的要望，而向實現三民主義進行的。所以，我國的勤勞階級，必須給與他們以精神的援助；便是我們對於現政府，斷然彈劾奏請出兵的負責者。同時，我黨對於國民革命軍，保持聯絡，倘使出兵之舉，對於南北兩軍作戰行動裏，果有受着影響的事實。那末，我國勤勞階級者就當根據實證，闡明真相，以之喚起國人的輿論，我們社會民衆黨，速向政府奏請撤兵。同時苟有干涉的情事，當即準備將此發揚於中外，

敢以此宣示於天下，我們極力反對田中內閣之出兵中國，以期喚起輿論界。

中日人民已經有了一致反對田中內閣出兵山東的形勢；所差的祇在未能切實聯合作積極運動的一層上。眼前時機緊迫了，田中義一所召集的東方會議——即對華國策協議會將開幕了！我們一查由中國前往的東方會議列席人物，如駐華公使芳澤，關東長官兒玉，南滿鐵道社長廣安，以及駐上海總領事矢田，駐奉天總領事吉田，都是日本侵略中國政策的實行者，他們這些人所協議出來的「對華國策」是不難推想而得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會議的力量，也可以使田中內閣改變方針，召回山東兵隊。究竟這會議的結果，是實現好的方面的撤回山東兵隊，以挽回以前失着？還是實現壞的方面的確定強硬政策，以增加後來糾紛？現在雖不可知，但中日人民如果能够因自救而爲切實的聯合，作一致的積極運動，亦未始不可左右列席會議諸人的態度。田中義一雖頑強，關於「對華國策」的最後決定，不能不有東方會議的召集，可見他還在歧路彷徨。東方會議列席諸人雖對華多具野心，但他們於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出兵山東運動的激昂，亦多聞而目見。倘日本人民更有積極的表示與嚴重的監督，該會議的結果，還不是全無希望。中國人民已準備盡所有能力，應付今後的事變。希望日本人民也能够起來作積極表示，阻遏軍閥的荒謬行動，防止兩國間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





民族自決之問題

范 鎔

一 民族自決之意義

「自決」(Self-determination)之辭，自十七世紀以來，人多用作神學上自由意志解，至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始變為政治上流行語，(見 W. A. Phillips 著 Poland 1916)且為解決疆域紛爭之格言，然從未有入下精確之定義；有謂此自決為國民自決者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有謂此自決為民族自決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者，有謂此自決為種族自決者 (Racial self-determination) 因各人見解之不同，不能無所畸輕畸重也。但凡爾賽和平條約，則認自決原則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為人民權利，依其民族關係，得團結而自樹立國家，故稱之曰民族自決。然案「自決」歷史的來源，似以人民自決 (或國民自決) 為妥，

自決原則，原基主權變化而來；法國革命前，主權依於地，而非依於民，主權變遷承受，或基於世襲，或基於結婚，或基於交換，或基於戰勝攻敗，決不基於人民之意志也；但是革命後，人權運動，震盪全歐，王權神受，變而為天賦人權，國家主權，逐漸移於人民之手，名之曰，民衆之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兩國交關，戰勝者割據土地，或併合領土，須商諸於居民，否則認為違反民權原則，或認為使斯民復歸於奴隸。此思想實瀰漫於當時，且常現諸於事實，故謂自決原則，為人民自決，未始不可也。然自一八四八年後，國家主義，風靡於各國，凡被征服或被合併之國家，皆厥起而謀獨立，或自主，波蘭波希米亞 (Bohemia) 愛爾蘭等國家獨立 (National Independence) 當時各舉此標幟以號召其衆) 之運動，即其最顯著之例也，故謂此運動為國民自決可，為國家自決亦無不可。至於民族自決之解釋，亦確有根據也。十九世紀以來，歐洲諸國如德意志